

海口歷險記

王成聖

大陸淪陷，轉瞬二十二年，在二十二年後

今日，回憶當年大撤退時期，我個人的那許多往事，尤其是在我決心由海南島海口市飛返西昌，接應國軍進入西康，繼續與共軍作戰。座機升空，竟在雷州半島陷入共軍高射砲的火網，倏而一枚砲彈從機底貫穿機頂，射了個透明的大窟窿。

就由於這一砲，使我西昌行不得不宣告中止，來到寶島台灣，一住便是二十二年之久。回憶當年自己勇往直前的心志斷無中途折返之理，然則偏就有這不爆發的彈，使我身不由己。事後親戚朋友都賀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則唯有暗誦涅槃經：「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

我是從故鄉西康冕寧，輾轉流徙到台灣來的。小時候，我曾在西康的瀘寧、九龍等地，和我的家鄉冕寧親眼目觀邊胞的相互殘殺，軍閥的橫征暴斂，在我幼小的心靈之中，邊陲西康真是一個暗無天日的世界，邊胞所過的是不盡悲慘的生活。

因此我立下了宏願，矢志將來促進民族團結，打倒殘民以逞的軍閥，使邊胞的生活有所改善

，全民歸心，擁護國民政府，實現民主政治。

這並非是幾句口號，而是我朝乾夕惕，念念不忘的生平大願，也正因為如此，方使我這一個當年血氣方剛，初生之犢不畏虎的青年敢於去將虎鬚，和宰制西康，為所欲為的大軍閥劉文輝，由磨擦而失和，進而發生正面的衝突，被劉文輝利用勢力，一度迫我離開家鄉，險險乎性命不保。我和劉文輝苦鬥的經過，不屬於本文的範圍。但是本文所寫的海口歷險，和劉文輝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必須事先表明，三十九年三月，我離開桑梓之地西康時，我個人所處的環境。

先是民國三十三年春，我已經早在西康實踐了我一部份的理想，辦過一所蒼溪學校，使蒼溪（馬房溝）、清溪（木拉落）兩地六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男女，乃至番、保兩族的青年，都能够略通漢文，高唱國歌，背誦 國父遺囑，並且跟寧屬靖邊司令鄧秀廷（文富）、參謀長鄧海泉等，合力推行新鄉村建設運動，造林、築路，次第完成，正在從事教育工作，組訓青年。這時候，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看我幹得有聲有色，「得寸進尺」，他就不免就大為惱了火，他不僅對我施以

暗殺手段，於是在鄧秀廷所屬靖邊部的一排槍兵，嚴密保護之下，我方始安然離開西康，到重慶去就讀中央大學，一方面還兼任靖邊司令部參議，兼駐渝代表。（鄧秀廷其人其事詳見本雜誌五十七年六月號拙著大凉山恩仇記）

這是我第一次被迫離開家鄉，千里跋涉的經過，情況嚴重，結果是有驚無險。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還都，我隨中大復原南京，繼續學業，却仍兼任「寧屬靖邊司令部」駐南京聯絡員。抵京後，復被推舉為西康旅京同學會理事長，並以該會為基礎，組織西康在京人士請願團，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國防部請願，揭發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在西康販運煙毒的罪行，暨其一手製造甘孜事變、諾那事變、天榮事變之真相，請中央將劉文輝撤換，並將渠所部之二十四軍，調離西康，作正本清源之計。這一次代表全康民意的請願雖未達成目的，可是，由於報章的一再報導評論，已引起國人深切的注意，對於西康同胞之迭遭軍閥迫害，深表同情。

三十七年十一月，共匪禍亂日亟，我應故鄉父老之邀，還鄉工作。我搭飛機到了西昌，受到

寧屬八縣民衆代表與地方士紳熱烈歡迎，不久我又膺聘担任西昌警備司令部專員，兼靖邊司令部顧問。我的工作重心，在於邊政設計考核，和西昌軍政協調事項，最初一個階段，相當的順利愉快。

當時西康寧屬靖邊司令部發生人事糾紛，由於靖邊部是中樞加意培植的沿邊機構，有一支強勁的武力，轄有廣袤的地區，多年來，向爲劉文輝的眼中釘，心頭刺，所以，當民國三十三年靖邊司令鄧秀廷一死，劉文輝馬上就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希冀製造糾紛，使鄧秀廷的重要幹部，演成鷸蚌相爭的局面，好由他漁翁得利，一舉而攫去。因此，靖邊司令部人事磨擦，自此越演越烈，三十八年三月間，副司令孫仿竟和繼任司令鄧德亮，同室操戈，兄弟鬩牆，發生了武裝衝突。與此同時，潛伏雲南省境的土共，又乘機與兵，兼程北上，於是全康震動；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那時候，如果劉文輝陰謀得遂，將全寧屬納入他的掌握，西南邊陲，頓生心腹大患，他再將投共之舉提前，整個大陸戰局，簡直不堪設想。

當時，警備部賀元靖司令命我協助緊急應變，不惜一切犧牲與代價，從速進行調解，我自己年紀輕，也能不避艱難，勇於任事。一連多時的會同地方士紳代表出入雙方火線，奔走勸說。數不清經過了多少危險。總算托天之幸，化干戈爲玉帛，西康得免於內憂外患，因爲鄧德亮和孫仿的握手言和，槍口朝外，雲南土共也就知難而退。

到了三十八年底大陸情勢逆轉，劉文輝的狐狸尾巴終於露了出來，他搖身一變，靦顏投共，

使西南基地繼續共的戰略，大受打擊。當時的情勢，胡宗南將軍統率的大軍，還在成都外圍，和共軍激戰，中央已在西昌設立警備總司令部，由賀元靖（國光）將軍主持，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中央決定大計，中央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設立大本營，繼續與共軍週旋。另一方面，四川將領唐式遵的反共救國軍，正在四川西南向川康邊境推進，唐老將決心留在那裏打游擊，因此西昌的中央民意代表會願請中央發表唐式遵爲四川省主席，後來是聽說當時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並未被俘，所以唐氏的任命，遲遲未予公佈。

如果胡宗南將軍的百戰勁旅，能够在成都附近站得住腳，我們所能保有的這一片西南基地，面積確實是够大的，儘有資格整頓兵馬，反攻中原和華北。萬一胡宗南部被迫轉進，祇要他們能把部隊拉到川康邊境，再聯合西康的地方武力，加上雲南三迤子弟不乏忠義之士，反共大局依然大有可爲，西南基地之鞏固絲毫不成問題。

因此，當時西康的忠貞之士，各界民衆，對於西康的終將肩荷重任，成爲大本營的所在，反抗俄聖戰的復興基地，興奮熱烈。西康人士以中央級民意代表爲主，很快的成立一個非正式組織，宗旨厥在如何配合中央，建立西昌大本營，發動民衆，擴大組織游擊隊，在反共聖戰中担任一角。

在這一段時期，我已召集了西昌附近各地，我往年所教的學生，以及康藏故鄉子弟，由鄧德亮爲首組成了一支小小的游擊武力，我在心底也會有過最壞的打算，萬一大局敗壞到不可收拾，

國軍全部撤出了西南，我也不走，我決心留在西康山區打游擊。西昌淪陷後，鄧德亮反共不屈，業已被害，在他算是成仁取義，死得其所了。

當劉文輝叛變，中央便宣告西康省政府改組，西康省會改設西昌，賀國光將軍任西康省主席，省府建制縮小，我受聘以顧問名義，負責辦理教育建設及邊務有關工作。

由於劉文輝在正式叛變，宣告投共之前，對坐鎮西昌的賀元靖先生一再表示他竭誠擁護中央，與賀先生共同保衛西康基地。但是劉文輝却暗中唆使西昌縣議長劉在田等以西康貧瘠，補給無從征集爲詞，反對中央軍入西康，一些患有恐共病的方人士則隨聲附和。

但是其他忠於中央的西康人士，却一眼看穿劉文輝的鬼域心腸，因此大家連日集會，鑒於當時情勢的危急，間不容髮，於是大家就公推我即日由西昌飛海口，轉飛台灣，代表西康各界向中央請願。當時，我所肩負的重大任務，也就是建立西南反共基地，最迫切的問題，一共有三項：
一、代表西康同胞，正式要求中央迅速調集胡宗南的大軍入康。

二、請求中央委派唐式遵將軍爲四川省主席，以使他自西昌早日返回四川從事反共救民的工作，並調整西昌軍政負責人員。

三、請求中央盡最大的可能，將在海口的槍械軍火、彈藥武器，和一切補給，加速空運西昌。那時候，雲南盧漢又告變節，西南半壁江山，唯有固守西康，作中流之砥柱。所以我行程的迫促，心情的焦急，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一心早

去早回，因此說走就走，可以說了無牽掛。當由西昌警備總部電准西南長官公署轉飭空軍 201 中隊准予免費搭機飛海口轉台灣。

從西昌動身，剛上飛機便歸心似箭，一日間到達了海口，一處我從來沒有到過的陌生地方。然而，我一到海口即承西南長官公署辦事處主任程開樞將軍及聯絡官王洽南將軍的熱情招待，住在辦事處。

我因重責在身，一心一意急着趕到台北，趕回西昌，所以到海口的第二天，我拎着簡單的行囊，前往海南空軍指揮部，說明了來意，有一位空運科長接見我。他一開口就問：

「老兄可有台灣的入境證？」

「有的。」幸虧我早已有備，三十八年一月間，經由西昌警備總部作為通案辦理，所有的警備總部高級官員，俱經西昌警備總部電准台灣保安司令部，由西昌警備總部發給台灣入境證，到台北後再憑該項入境證換領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正式入境證。

然而當我從公事皮包中找到那份存了將近三個月的公事，遞給了科長先生，他接過去一看，眉頭一皺，當場就退回給我，說是：

「這已過期二個月，我要的是台灣保安司令部發的入境證。」

我很詳細的向他說明原委，同時又提出另一份有力的相關證明——西南長官部公文副本上清楚明白的在說：我有緊急任務，必須即日飛赴台北。並且警備部所發的入境證與台灣保安部的入境證有同等效力。

沒有想到，空運科長的答覆是，搭便機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他不能讓我飛台灣。

我手指着公事強調的說：

「可是，我是奉命指定了要到台灣去的呀！」

「對不起，礙難如命，」空運科長冷峻的回答我說。

這是在抵達海口以前，從不曾想到的橫生枝節，行程會有阻撓，我所持有的台灣入境證件，雖然是三十九年元月由西昌警備總部頒發，但是既經電准台灣保安司令部同意在案，似乎就不該不生效力。我在那位空運科長的辦公室裏，想起此行使命之重大，任務之緊急，一顆心直如掉在滾油鍋裏，我向那位科長再三說明，只差不會透露我所負使命的內容，舌敝唇焦，迫切萬狀，所獲得的最後結果還是「礙難照辦」。

為了聯絡方便承西南長官辦事處主任程開樞將軍的照拂，特准我住在海口機場長官部辦事處內。

訪朋友，託人向空運指揮部關說，每天讀那些大陸局勢逆轉的消息，當時，海口對岸的雷州半島業已失陷，大陸的戰事已近尾聲，連日祇有我機分別轟炸各地的消息。海口市上旅館爆滿，到處擠滿急於撤退到台灣去的人，熟人見面第一句話每每是：「你什麼時候可以走？」使我直感到氣壓低得令人不得忍受，我負有相當重大的使命，結果竟會因為渺不足道，不關緊要的手續問題，硬逼着我在海南島上滯留。

度日如年般熬過了兩三天，三十八年三月八日一清早起來，打開當地的報紙一看，那巨大字

體的頭條標題，喜得我從床上一躍而起。這是真的？——許久以來不曾見到大快人心，使人精神一振的捷報，對於我尤其具有極不平凡的意義：「國軍克服康定！」這簡直是給瀕於危亡的大西南注射了一針強心劑。

為什麼我要說此一捷報對我有極不平凡的意義？因為，祇有方自西昌來到海口，而經過了那一大段興奮而又熱烈、緊張而又忙碌的折衝，協調，說服和聯絡工作如我者，方始一目了然此一捷報是何等的重要，帶給業已沉淪的大陸多大的希望？國軍克服康定，不但打通了自康定以至西昌而抵康滇邊境這一條狹長而險要的走廊。這條走廊的後面，正是最高峯達七千五百公尺的貢噶山脈，自此往西，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直延綿到西藏和印度。最高當局遠在抗戰時期即已覬知西昌地形之重要，因而高瞻遠矚，未雨綢繆，全力經營西昌，在中華民族遭遇大難時，作大陸上最後的復興根據地。自康定到西昌的狹長走廊打通，整個西康、西藏、青海作為有力的後盾，退可以守，進可以攻，它能發揮無比巨大的力量，終將消滅共匪，光復大陸。

尤且，國軍克服康定，一定是中央在蓉渝兩地的大軍，業已通過了川康邊境的羣山疊嶂，險峻鳥徑，逐走了劉文輝，掌握了康定附近的情勢。如此說來，由劉文輝陰謀發動的所謂「拒絕國軍入康」運動，當然也就會彼此一鐵的事實，澈底摧毀。我經由西康父老公推赴台北向中央請願的第一件事，同時也是關鍵最重大的首要問題，不也由此迎刃而解，幸而達成了嗎？由於中央軍

入康，西南反共基地的新局面，已經有了堅固的基礎，和良好的開始，我內心中的興奮與歡愉，真不是任何筆墨，所可以形容的。

於是我匆匆梳洗，連早餐都來不及喫，立赴海口空軍指揮部，又找到了那位空運科長，拉住了他，忙不迭的交涉去台灣或返回西昌的問題。

突然之間我有了一個靈感，而且當機立斷的作了一個重大決定。我想了起來，赴台請願的三件大事，最首要的一件既已解決，剩下的唐式邊部編制和彈藥給養的加速空運問題，已進向西昌的胡宗南將軍自會相機解決。倘如我折返西昌，晉見胡將軍，說明我未能去成台北的原因，而將餘下的兩個問題，向他報告，以胡將軍的英明果決，他一定會作最迅捷，最妥善的處理。

與此同時，我還想到了許多事情，光復康定，進抵西昌的反共救國軍，大軍的給養，駐地的分配，佚役的徵發，和各界的種種聯繫，必定是千頭萬緒，需要熟悉地方情形的人辦理，多年以來，我雖然「道不同不與為謀」，被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多方排斥，但是自始至終，我都是寧屬靖邊司令部，和中央之間的聯繫人，中央和地方的意見，多半由我溝通，我理應是中央大軍和西康地方人士之間的一座橋樑，在雙方這麼需要我的時候，我又何苦在海口「癡癡的等」，耽擱了大好時間。

想起了這幾點，便也在同時作下了決定，因此，我跟空運科長說：

「不論是上台北，或者是回西昌，我因為有任務在身，都需要趕緊離開海口，反正我有一張

免票，請你替我設個法。」

那位科長看了我一眼，然後緩緩的說：

「如果你要回西昌的話，可以不辦任何手續，而且隨時都有飛機。」

於是我脫口而出的回答：

「好，那我就回西昌，過一些時再去台北。」

他彷彿不能置信，因為在那個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的嚴重危機關頭，人人都在急着飛台灣，我怎麼反會往匪軍正在形成大包圍態勢之中的西昌去呢？這未免有點不可思議，所以他又追問了我一句：

「你真要回西昌？」

我點點頭，又說：

「而且，希望越快越好。」

「那沒有問題，」答覆是前所未有的既痛快而又乾脆，科長先生說：「假使你來得及，你就是要今天動身也可以。」

當下，我十分歡喜，我說：我隨身所攜的行李很簡單，我隨時可以啓程。

科長說：

「很好，就請老兄馬上準備，上午九點鐘以前，再請你到這裡來，我會給你安排飛機。」

就這樣，我快馬加鞭，用最快速度，回到辦事處打了一轉，然後回到指揮部，空運科長這一次不但言而有信，而且動作敏捷，沒有多久，我就搭吉普車到了停機坪，一架升火待發的飛機，在等着我。

是當年最流行、最通用的C——四六型運輸

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在二次大戰期間，出過不少的鋒頭，建過很大的功勞，一直到如今，仍然沒有被淘汰。祇不過，我搭的那架C——四六，有兩大特色，第一是飛機上載的全是汽油和榴彈，第二是全機祇有一名乘客，——那就是我自己。

正、副駕駛、領航員和機械士，對我都很客氣，機艙裡面對面的有兩排長帆布椅，機械工特地放下了其中之一。請我坐下。我看一眼機艙裡，汽油筒和一箱箱的手榴彈，到處堆放，令人很難找到够寬的放腳的地方。我想了想，便向那位機械士告了聲：「得罪」，乾脆，我橫起身子，往狹長而柔軟的帆布椅上一躺。

我打算就夾在這遍艙都是汽油與手榴彈之間，閉着眼睛，一覺睡到西昌，正好補足我自抵達海口以來，因焦急、緊張深宵不寐，所欠的那幾夜覺。却是我沒有想到，——只怕海南空軍指揮部的人也沒有想到，飛機起飛以後，按照當時極嚴格的規定，應該先向東飛，邁過匪軍高射砲密佈的雷州半島，然後再轉折向西北，逕向西昌而去。邁這麼一個大彎，完全是因為運輸機沒有戰鬥機的保護，避免匪共高射砲的騷擾，但是，那一天我所搭乘的那架二九六號運輸機，也不曉得駕駛員藝高人胆大，還是貪圖省事，懶得多邁個大圈子，駕駛員竟將匪軍高砲伺候的雷州半島，一衝而過。因此，起飛不久，我便在我挺舒服的床位上，被巨雷轟擊般的高射砲聲，和砲彈爆炸引起的激烈震盪，猛然的驚起。當時我直在想，匪軍的高射砲多轟幾下不生關係，祇要滿艙的

手榴彈和汽油，都綁得很牢靠，莫要因為機身的劇烈震盪打散了才好，否則的話，汽油易燃燒，手榴彈一碰撞就會爆炸，這些危險已極的軍用品，萬一來個「窩裡反」，那才叫連個逃處都找不到。

事後追憶，那時候我根本就沒有想到，共匪的高射砲，會得擊中我們的飛機。

然而天下事就有這麼湊巧，當一顆匪軍的高射砲彈，由下而上，一路呼嘯而來，轟然乒乓的一聲，我但覺得從機腹處脚下的地板上，捲進來一陣狂風，當我還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緊接着又是轟的一聲巨響。這一次，頭頂心上也有狂飈似的大風直往機艙裡捲，我本能的向上一望，唉呀，大事不好，機頂上出現一個大洞，開了好好的天窗。

這才恍然若有所悟，我趕忙再朝下看，於是我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共匪的一顆高射砲彈，居然就擊中了我們的飛機，它從機腹洞穿機頂，破空而去，托天之幸，共匪的高射砲太陋了，它成了墜子放砲仗——不響，根本就不會爆炸。

明白了緣故，篤信佛教如我，情不自禁的在心頭喃喃唸佛，心想，這真是菩薩保佑，使我如同奇迹一般的，逃脫了死無葬身之地的橫禍。然後我再抬眼望望和我同艙的那位機械士，他睜大了一對茫然的眼睛盯着機腹上那個面盆大的彈孔，一個頭在像博浪鼓似的儘搖，他用不能置信的口臉，翻來覆去的說：

「不可能，不可能，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然後，他轉臉向我，右手指指點點的，他是在鄭重其事的告訴我：

「喏，先生，你看！這顆砲彈如果射得偏左一尺，它就會擊中汽油桶，偏右一尺哩，它又會打爛手榴彈箱，機艙裡一燃燒，一爆炸，那還得了？」

我乏力的向他笑笑，我說：

「還有怪事呢，那有高射砲彈擊中了飛機，連穿兩層機壳，居然就沒有爆炸的道理！」

「是呀，」他雙手一拍的說：「這也是少見的怪事一樁。」

我們兩個劫後餘生，心有餘悸，越看越駭怕，越想越冒汗，兩個人祇顧在談，彷彿想用談話驅走這一番驚嚇。然而，我們却都不曾注意到，就在這個時候，二九六號又來了一次大轉彎。

突然之間發現飛機在穿雲下降了，我倆齊齊的一怔，難道是二九六號機旁的地方又被擊中，正作緊急迫降嗎？我們起飛才不久，當時所在的位置，一定是在大陸。在大陸上空緊急下降，勢必要落到共匪的手中，到那時候，那可怎麼辦哩！

幸好，機械士同志馬上就移近機窗邊，向外探望，他的一聲歡呼，驅散了我的疑慮：

「我們又回海口了！」

當飛機在停機坪處停穩，共過患難的機械士同志打開機門，彬彬有禮的請我先下飛機，我纔鑽出機門踏上機梯，向地面一望我又驚呆了。

怎麼會有如此盛大的歡迎場面？這是在

歡迎那一位大人物呀？空軍指揮部自陳指揮官有維以下，所有的高級軍官，勳表燦爛，戎服輝煌，還有我在海口的幾位朋友，還有剛好在停機坪附近的駕駛員，地勤人員，還有消防車，救護車，一長串的吉普車。我再細看，這些歡迎者的臉上，連那位和我辦過幾次交涉的空運科長在內，居然都掛着滿臉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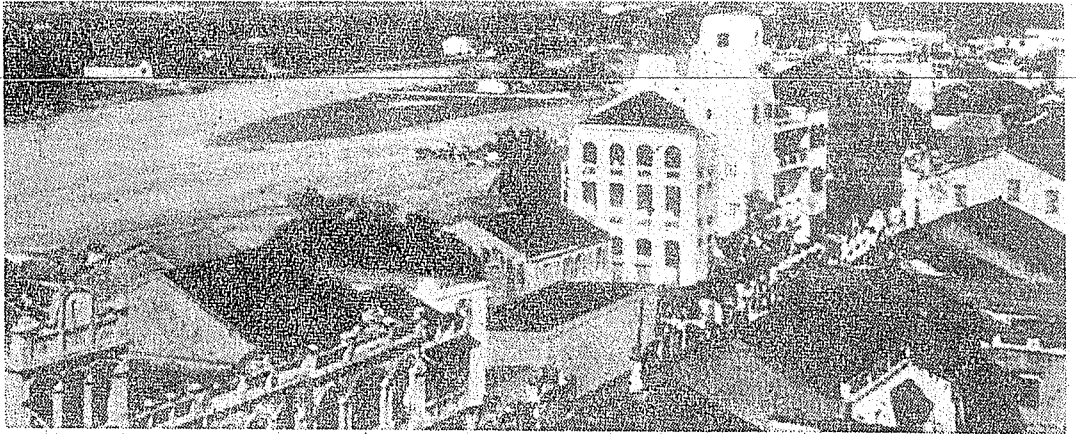
我稍一錯愕，旋即保持鎮靜，步下機梯，指揮官連聲嚷着：「恭喜，恭喜，受驚了，受驚了！」迎上前來和我緊緊的握手，其他官員，也魚貫而前向我握手道賀，使我心中明白，他們果真是來歡迎我們的，二九六號機在雷州半島上空陷入匪軍的高射砲陣，機身竟然中了一顆未爆炸的砲彈，幸賴駕駛人員機警，以卓越的飛行技術脫離險境，使飛機安然無恙的返抵海口，此一頗足令人興奮的消息，已經傳遍海口機場各單位，因此，連我的許多朋友，也都趕了來迎接。

其實，歡迎的對象，應該是卒將飛機脫離危險的機上駕駛人員，不過，正副駕駛都是在場空軍官員的部屬，機上又祇有我這獨一無二的正式乘客。因此，使我分沾了他們的光榮，及今回想，猶感歉歎。

在海口的朋友熱情可感，他們特地設宴，慶祝我的「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席間，有紅燒蹄膀與清燉全鷄，在座好友正在大快朵頤，忽然有一位再敬我一杯酒，取笑的說：

「先生，你今天既免於紅燒，又免於清燉，這條命真是逃來不易。」

我不懂他的語意，先不喝酒，忙問：



島南海為圖此，峽海州瓊隔中，島半州雷為即里公十三北以此距景街口海
。攝前退撤

「老兄此話怎講？」

「畢竟你沒有嚐到滋味，難怪你不懂得，」
於是朋友耐心的為我解釋：「匪軍吊中你們飛機的那一砲，如果爆炸，或者是引燃了汽油和手榴彈，先生你就難免在飛機烈燄中被『紅燒』之危。即使萬一托天之幸，跳了降落傘，掉進了瓊州海峽，就數你再會游泳，也難逃海底『清燉』這一關！」

於是，一座為之噴飯。

飛機中彈折回海口，休息了一天，我仍還是急於再搭便機回西昌，辦我應辦的事，協助國軍，或者上山打游擊，然而，就在那一兩天裡，局

勢惡化得令人難以相信，海南島的戰事日趨激烈，康定方面忽又連絡中斷，情況不明。我正在遑室徬徨，焦灼萬分，空軍指揮部轉來台北方面的電報，空軍總司令覆電，特准我即日免費搭機先飛台北。再補辦入境手續。

去台北，回西昌，終於還是轉往台北去，寶島居，歲月匆匆，一晃就是二十二年，當年海口歷險的一幕，由於關係甚大，記憶份外深刻。如今馬齒日增，兒女成行，帳望雲天深處我的故鄉，依依之情，猶仍瀰漫心田。

我深信，在行可見及的將來，我們必有勝利還鄉的那一天。

中外雜誌每月出版，人人爭購。遲了就買不到，敬請長期訂閱，以免向隅。

售價及訂閱價目：（平郵免收寄費航空另加）

△國內零售每冊新臺幣拾伍元、訂閱全年壹佰伍拾元。訂閱兩年二十四期新臺幣貳佰捌拾元。

△港澳零售每冊港幣貳元伍角、訂閱全年港幣貳拾伍元。訂閱兩年二十四期港幣伍拾元。

△其他海外地區零售每冊美金伍角、訂閱全年伍元。

訂閱兩年二十四期美金玖元伍角。

訂閱參年三十六期美金拾肆元。